

邹至庄和他的两个“Chow test”

本报记者 刘迪

有人说他生来好命，呱呱坠地时口中便衔着那柄金汤匙。5岁起，他就跟在父亲身后，依样画葫芦地模仿着拳师的招式，比划起了自己的拳脚人生。1937年，始读小学的他随家人迁至香港，从老师口中他渐渐读出了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”的悲怆与忧愤。1948年，母亲为自己最小的儿子打好行囊。那一年，18岁的他只身远渡重洋。从康奈尔大学、芝加哥大学，到麻省理工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，再到普林斯顿大学，那个写满数据与模型的世界让他寻到了自我，成就了自我，并为这个时代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他的“邹氏检验 (Chow test)”与动态经济学谱分析方法、最优控制方法，让这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声名鹊起。从此，“邹氏检验”成了计量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工具，而普林斯顿大学的计量经济学研究计划更是以他的名字命名。

此后，他与刘大中、蒋硕杰、邢慕寰、顾应昌、费景汉五位华人经济学“大咖”一道，成为了日后推动祖国宝岛台湾经济起飞的“六院士”。那些年，他不过三十五六岁的样子。

改革开放之初，他被命运召唤着再次踏上这片让他魂牵梦绕的故土，率先把现代经济学理论引入中国大陆，并应约成为中国国家体改委顾问。30多年来，他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发展，为中国经济学界培养了众多栋梁之才，被尊为“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播种者”。

年近九旬，他与太太一掷千金，为中国经济学教育捐赠千万美元。

他就是邹至庄，一位“不过做了些自己想做、且该做的事情”的著名经济学家，一位赢得了几代中国经济学人掌声的学界泰斗，一位面对来者的敬意习惯于拱手还礼、普通话中永远夹着广东口音的白发长者。

我们常常把掌声送给那些有故事的人，却很少去体会掌声本身的意味。2016年初冬的一个下午，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A301演讲厅里挤满了20岁出头的年轻人，他们是今天中国最年轻、最具活力的经济研习者。像往常一样，大家各自低头玩着手里的智能机，直到一位老人缓步走上讲台。或许是为了与长者的温厚、儒雅相合，周遭的掌声不躁、不急，却分明听得出由心底拍击而出的敬意。那个下午，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是暖暖的。

一位白发长者缘何能收获几代中国经济学人的敬意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：“一个老头子，学的东西比别人多了一点，那又怎样呢？我活了好几十年，总归有一些小的事情可以做出来。”褪去权威的华丽光环，这份纯粹与平和或许才是过尽千帆的坦荡与笃定。



30年前邹先生在福特班授课时的照片

邹至庄与“邹氏检验” (Chow test)

1930年圣诞，邹至庄出生在广州郊区东山槎园。关于儿时故乡的记忆，早已不再真切，唯独海屋旁的珠江上，每年五月龙船赛的热闹在他的脑海里依稀可见。

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袁志刚曾戏言“邹先生是贵族”。虽是句玩笑，但邹至庄确是含着金汤匙开始了自己的人生。记者曾在不同场合听到邹先生那句“成功的企业家都是天才”。李嘉诚、王永庆都没有读很多书，但是他们的生意都做得很好，所以他们肯定是天才”，猜想他对于企业家的感

感该是来自血液里的。

邹至庄的父亲邹殿邦先生是近代广东商界的风云人物。他白手起家，而后富甲一方，曾与胡汉民、廖仲恺过从甚密。他长期担任广州商会会长、广州银业公会主席，近代广州地界上不少重大事件的镜头里都有邹老先生的身影。2013年8月，邹至庄夫妇将邹殿邦自传、书信、账簿和地契等300余件家族档案捐予香港城市大学，为中国近现代经济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，特别是广东与香港地区的历史经济数据。

杨澄甫乃一代太极宗师，其入室弟子董英杰则是当年中国南方最棒的拳师，而邹殿邦正是拜在了董先生的门下。“董先生每年来家里教爸爸练

拳，我就在一边跟着比划。”那一年，邹至庄不过一个五岁的娃娃，“我不敢自称是董先生的学生，因为这样讲似乎有点吹牛。”言语间满满的谦逊，却掩不住出自名门正派的那股子得意。直到80余年后的今天，只要时间允许，练拳依旧是邹先生每日必做的功课。

1937年，邹家迁往香港。于是，年幼的邹至庄背起书包，走进了香港的学堂。“除了教书之外，老师整天对我们这些小学生讲：‘你们要好好读书，要如何如何去爱国。’”从老师口中，他渐渐读出了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”的悲怆与忧愤。那颗“读书报国”的种子，就这样埋下了。或许很多人对于中学语文教材中阿尔丰斯·都德的《最后

课》并不陌生，都曾被法兰西人的爱国情怀所感染。此番情形在战火硝烟中的中国也并不鲜见，以至于今天邹至庄仍要发出“相对于美国人的个人主义，中国人的爱国意识比美国人要强”的感慨。

香港沦陷后，邹家于1942年又搬至澳门。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一家人终回故里，当年的顽童已成风华正茂的少年。1948年，在岭南大学政治专业学习了一年之后，邹至庄只身远渡重洋，从康奈尔大学、芝加哥大学，到麻省理工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，再到普林斯顿大学，那个写满数据与模型的世界让他寻到了自我、成就了自我，并为这个时代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“1951年，我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当研究生，并上弗里德曼的价格理论课。弗里德曼第一次走进教室时，他已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这个印象深于我以往任何一位老师。他告诉我们，‘经济理论能解释现实的经济现象’。他思维敏锐，能够对于别人的表现立即作出反应。”60年后，恩师已去，学生留下了这样的文字。事实上，邹至庄的经济研究深受米尔顿·弗里德曼 (Milton Friedman) 学术思想的影响，比如经济模型应该尽量简单，作用大小主要看其是否能够解释数据等等。

正是在米尔顿·弗里德曼和阿诺德·哈伯格 (Arnold Harberger) 两位导师的指导下，邹至庄顺利完成了博士论文《美国汽车要求：耐用消费品的研究》。

1960年，邹至庄发表了他的成名作《检验两条线性回归方程式的系数是否相同》，正是在这篇论文中，他提出了著

名的“邹氏检验 (Chow test)”，并由此闻名世界经济学界。“邹氏检验”的发现始于对美国汽车需求的研究，主张用计量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，用回归的方法研究经济中结构性变化，以找到经济变动中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。如今，“邹氏检验”已经成为计量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工具。

2001年，普林斯顿大学的计量经济学研究计划被命名为“邹至庄计量经济研究项目”。

另一个“Chow test”——邹至庄留学计划

邹至庄在经济学界的理论贡献以“Chow test”为代表，

(下转3版) ➡

策划：
文汇报理评部
执行编辑：
任思蕴 rsy@whb.cn
封面图片：
梵高作品 *Peach Tree in Blossom*

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，
关注文汇报学人

